道少女聽到山田以後不再來做「事」。他說：「我斬斷了一條情緣……。」他坦然說出今下午的事，但沒有說退還戒指的支票——「我同她斷了，她居然要賠給我她的畫頁……」

「她美不美？可愛不可愛？」她逼問他，並告訴他：「陳麗妮不知怎的，明天又要開大酒會，宇津得到消息，是爲了劇院紀念開幕，介紹我們同傳播界的許多有實權的人見面。」

「你想帶我去參加，作你的伴兒？」——「是的，至少使日本傳播界知道我們有了男友，約翰已應允了。你兩個以大學四年生露面。」

「不成！他錯了。酒會中必有女人——夫人或者小姐，尤其是名流一級，曾經召過我們伴舞——舞男！明白了嗎？」他淚水盈盈，並且說：「化妝也沒有用！動手術改容也還是瞞不了！」她抱住他動說：「我的意思是根本不理這傢伙，大大方方出現——二男二女！」

她解說後，他同意了。第二天在盛大的酒會上，愛蓮和宇津，首先介紹他們認識許多男女賓客包圍的麗妮。麗妮欣然同他們握手，可是山田一抬頭看到麗妮的笑容，馬上低了頭。「好極了，先生作了第一女星的男伴！」麗妮親切地說，但山田已不敢看她了。

五二九：最難洗刷是份身

阿倫說：「我斬斷了一條情緣……。」他坦然說出今下午的事，但沒有說退還戒指的支票——「我同她斷了，她居然要賠給我她的畫頁……」

「她美不美？可愛不可愛？」她逼問他，並告訴他：「陳麗妮不知怎的，明天又要開大酒會，宇津得到消息，是爲了劇院紀念開幕，介紹我們同傳播界的許多有實權的人見面。」

「你想帶我去參加，作你的伴兒？」——「是的，至少使日本傳播界知道我們有了男友，約翰已應允了。你兩個以大學四年生露面。」

「不成！他錯了。酒會中必有女人——夫人或者小姐，尤其是名流一級，曾經召過我們伴舞——舞男！明白了嗎？」他淚水盈盈，並且說：「化妝也沒有用！動手術改容也還是瞞不了！」她抱住他動說：「我的意思是根本不理這傢伙，大大方方出現——二男二女！」

他解說後，他同意了。第二天在盛大的酒會上，愛蓮和宇津，首先介紹他們認識許多男女賓客包圍的麗妮。麗妮欣然同他們握手，可是山田一抬頭看到麗妮的笑容，馬上低了頭。「好極了，先生作了第一女星的男伴！」麗妮親切地說，但山田已不敢看她了。

八〇八：開始引起警惕

却說唐文娟因爲休假，一早就離開別墅去找李偉生，兩人根本不會想到何大義已向警方告密，正在她住鄰女子公寓中幽會。

樓着心上人溫存了好一會，李偉生有點不安地對她說：「最近我有點担心，何大義可能已知道我們之間的事，我怕他口疏，若無意中洩露出去，那就糟了。」

「嘻嘻，你好像有點作賊心虛了，」唐文娟却不以爲意，「他是你的同學，又是好朋友，又怎會亂說？他有今日的副經理職位，是拜你所賜，他又怎會忘恩負義呢？況且，我們的行動未給他見過，他沒有証據的，我們也沒有痛脚給他抓着，怕什麼？別太疑神疑鬼好了。你以前說過『色胆包天』，現在看來，你的胆子也不很大。」

「提防一下也好。」他木然地道，「何大義這傢伙，很蠻惡的，雖然我提携他，他未必感恩，他的更大野心是，要奪我的地位，甚至威脅賈亨也敢做的。事實上，兩次電話他都聽出是你的聲音，我和你的行踪他也碰過一次，雖然要他閉了嘴，難保他將來會到處宣揚的。」

「事情眞有這麼嚴重？」她道同有點害怕了，「你現在担心了？」他笑起來。

八〇三：爸爸的警告

晚上，爸爸媽媽回家。媽媽屁股未在沙發坐下，便責備我帶媽媽來找她幹這樣的事，她說：「又不是不曉得我幹什麼的？我不服氣：「人家是有問題發生嘛！找你帮帮忙，不是很合理嗎？」

「以後別再幹這種侵事！」媽媽親暱地伸手撫拂我的頭髮。

「反正媽媽去唐醫生處檢查，她並未懷孕！」我故意戴起臉譜來跟媽媽說話。

「那不是很好嗎？」媽媽面向爸爸：「爸，媽媽問我要多少診金？她要付的。」

爸爸望了望媽媽，說：「問她吧。」

媽媽說：「媽媽那麼器重你，又每月一定支付你爸爸顧問酬金，不用了！」

我說：「至少你告訴她一個數目，讓她也知道領情。」

媽媽說：「一萬。」

我「嘩」一聲說：「檢查一下身體就要那麼多錢？」

媽媽瞪我一眼，罵：「你這人呀！眞不知足，只不過爲你的聯位才……」

如此一句話，我怎麼也幽默起來。

媽媽看看我說：「家樹，媽媽不是對你很好的嗎？」

我說：「她確實是對我很好，否則，不找我商量這樣的事情。」

「我是說——」

「媽，在這時候別再提啦！我幸而還把持得住。要不，成了三個男主角之一了！」

爸爸說：「肚子餓啦！我們下去餐廳解決，別再纏賣了。」

媽媽同意，於是她轉身行入房中，換過了一套外出的衣服。

栓着媽媽換衣服尚未出來的時候，爸爸走到我身邊，拍了拍我臂膊，世故地提醒說：「家樹，以後你必須醒目做事，特別對董事長！通常，一般坐高位的人，不喜歡知道自己底細的下屬。」

一七五：一齊策劃

阿七曰：「有也理由連波會下落都不知噢？唔通波會已經落在老鼠王手上？」

客家周曰：「有此可能，再去審查一下。」

於是二人化了裝，落大廈地庫，出兩架車，駛出大廈，各人省一眼關七之聲，汽車駛出大廈之後，見有乜風吹草動，於是直馳郊區，一路上亦留意有有可疑車輛跟踪，除此之外，爲策萬全計，兜多一個圈，再到設在一處山脚的別墅。

阿七入密室之前，戴上面具，然後拜起躺在床上的阿倫張，曰：「阿倫，你臉清楚未？

阿倫張痛了兩日兩夜，面如金紙，有氣有力，曰：「大佬，如果我知，早已講啊！」

阿七曰：「或者你要關到棺材香之時至肯講。七七四十九日，

阿倫張苦澁味，你不驚夠嘢？」

阿倫張曰：「我講過，佢要將價錢壓低到難睇。」

阿七曰：「波會究竟去了邊處？」

阿倫張曰：「我眞係唔知。」

阿七曰：「你唔知，又點會由美國返來收賊咁？」

阿倫張曰：「係波會通知我返來者也。」

阿七曰：「你返來之時，刦案未發生嘅！」

阿倫張曰：「有錯，我係接到波會通知，話有單生意，我問佢咁未，佢話未。」

阿七曰：「於是你返來同佢一齊策劃。」

阿倫張曰：「大佬，如果話我有策劃，你又點會信呢！」

阿七怒曰：「點叫唔信！」

六：殺機四伏

說不倫先行了礙，然後道：「陳少俠，貧僧對此事多少有點了解，可否講我說幾句？」

陳萬里暗暗心驚，但仍鎮定地道：「大師必有所教我，在下又豈有不聽之理！」

「事發之後，貧僧與小徒同到大營參觀，半路遇到廖將軍，廖將軍被人點了穴道，貧僧替其解了後，問明情況，貧僧遂帶廖將軍乘快馬急追刦獄之賊……」

陳萬里截口道：「大師武功蓋世，又有令高足協助，當能手到擒來，未知刦賊是否指証在下與其同伙？若如斯何不請出來當面對証？」

說不倫老臉一熱，自顧自說下去。「可惜咱們追了二十多里，追找不到一絲線索，後來折回原路，却巧遇那匹識途之老馬，再跟其蹄印跟踪，原來

該馬會來至京城外，然後轉回罩營！」

陳萬里聞道：「貧僧不懂任何人，但陽足下年紀輕輕，却會馬雙全，所以乃爲何足下去同刦獄之人，會則彼此都是爲了萬刦，爲了太師之安全！」

陳萬里刀持鎮定，故意沉吟了一峰，然後徐徐道：「大師遠至京城附近，是何時分？」

「既已天亮！」

「既已天亮，是否尊有其他馬蹄印？此刻不遠處大，爲何馬蹄印尚清晰？」

說不倫道：「貧僧不懂任何馬匹所造成的，此其一。其次，該匹老馬既然識途，也許牠會去過京城，途空駛回城，不料因爲城門未開，是以再改路回罩營。如此又能証明什麼？況且，我們的行動，焉能捕風捉影？豈能因小事而開至內部不和？此則連連貫問。」

陳萬里一氣呵成，反問你一個問題？」

（一五七）

綠鬼

樓楚

碧血情仇

石鋒・文　軍秋・圖

城市之光

戴金龍帶着柴柴昌出來，經過收銀處，對太太道：「我先帶他上樓去。」

（七）

惡果

梁柴昌叫一聲舅母，戴太欲言，戴金龍阻止地說話。打個手勢，便帶着了柴柴昌出門，轉入樓梯，拾級而登。

戴金龍所居在二樓，地下開快餐店，都是租來的。他用匙啓門，帶他入內：「我忘記關你，可吃過飯沒有？」

「今早一個好心癮嬌給我吃過一些東西。」

戴金龍到樓下去，不久，取來一個飯盒上來。」

柴昌很快就吃完了。

至此，戴金龍才聽取他逃跑的經過，繼而告訴他，他沒有身份証，出外隨時會被拘捕，剛才給他穿上了快餐店制服，戴上了白帽，作用也在掩飾。

戴金龍又告訴他，沒有身份証，別人是不會請他的，既然是自己人了，他就供他在店食宿，還給他每月一千元，除了購衣物外，還有錢寄回鄉。

一千元，等於三百多元人民幣了，在內地，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二二：女外星人

鄧亞標和露茜亞，在度假屋的小閣子坐下，鄧亞標向露茜亞看看，說道：

「也許你說錯了。」

露茜亞問道：

「亞標，我說錯了什麼？」

鄧亞標道：

「我們看見了那一度强光，遭可能是外太空飛碟，我們和何馬以爲會與兩個自焚女屍有關，但你却說不能混爲一談。」

露茜亞道：

「你意思是說我錯了，强光與女屍，可以混爲一談。怎樣把兩件事扯在一起呢？你說出來聽聽。」

鄧亞標道：

「我一時却也無法串連起來，不過，因爲兩件都是怪事，所以被派到地球來搜集地球的資料的。兩個女外星人，本來一切進行十分順利，可是不小心，却染上了地球的細菌，細菌立即使這兩個女外星人性命垂危，而她們的飛碟，却又不能及時來救，於是她們便按了自己身上的自焚機鈕，使自己死去之後的若干鈡定時間，使體自焚，不留下半點痕跡，以免被地球的科學家發覺，今晚我們所見的强光，是外星人的飛碟，來了一天，或者相約與兩女外星人會合的時間，就是今晚，於是便無法把兩女外星人救回飛碟。」

詳述南洋各地風俗十分珍貴

俗風高登九重
穫收獵打於源

會山高行舉收豐慶
因主非並說之災避

良辰佳節

重陽節在農曆的九月九日，也叫「重九」。古時候以「九」代表陽數，以「六」代表陰數，因此，「重九」也稱「重陽」。

重陽節，正巧二九相逢，日月並應，「九九」又與「久久」同音，古人認爲是很宜於長久的吉利日子。這一天，人們爲了祈求生活美滿，幸福日增，於是留下了登高的習俗。

重九登高從什麼時候開始，未曾考得，大概起初是由於上山採集野生植物和獵取野獸才興起來的。九月是「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的深秋。深秋過後，進入寒冬，我國北方便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人們收完了平川的莊稼，還要趁冰凍以前登山收穫和採取已經成熟的野果、藥材，並趁此機會打獵以安排冬季生活。參加收穫的人，往往選擇九月九日這個吉日良辰，在山峰高處設宴飲酒，以慶豐收。他們把這種宴會叫「高山會」或「登高會」。高山會年年舉行，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廣泛，而且也影响到文人和社會上層人士。經就成爲這個節日的中心活動。

登高會上戴茱萸和飲菊花酒的習俗，是從漢代開始的，傳說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叫費長房，神通廣大，能呼風喚雨，能遣神捉鬼。他有個徒弟名叫桓景。有一天，他對桓景說：「九月九日你的家裏將有天災人禍，須提早作好準備。」桓景問：「有，如果作一個紅色布袋，裝些茱萸掛在銘牌上；再帶些菊花酒到高山上去飲，即可避免這場災難？」長房答道：「有沒有辦法可以免除這場災難？」長房答道：「沒有辦法，但要帶上茱萸、菊花酒到高山上去飲，即可避免這場災難。」到了九月九日，桓景依照師傅說的辦法，天未明起身，帶着全家人在山上度過了一天，平安無事，從些，「重九登高」這個民俗習慣，就流傳下來。

「重九登高」的習俗，是從漢代開始的，傳說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叫費長房，神通廣大，能呼風喚雨，能遣神捉鬼。他有個徒弟名叫桓景。有一天，他對桓景說：「九月九日你的家裏將有天災人禍，須提早作好準備。」桓景問：「有沒有辦法可以免除這場災難？」長房答道：「有，如果作一個紅色布袋，裝些茱萸掛在銘牌上；再帶些菊花酒到高山上去飲，即可避免這場災難。」到了九月九日，桓景依照師傅說的辦法，天未明起身，帶着全家人在山上度過了一天，平安無事，從些，「重九登高」這個民俗習慣，就流傳下來。

「重九登高」的習俗，是從漢代開始的，傳說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叫費長房，神通廣大，能呼風喚雨，能遣神捉鬼。他有個徒弟名叫桓景。有一天，他對桓景說：「九月九日你的家裏將有天災人禍，須提早作好準備。」桓景問：「有沒有辦法可以免除這場災難？」長房答道：「有，如果作一個紅色布袋，裝些茱萸掛在銘牌上；再帶些菊花酒到高山上去飲，即可避免這場災難。」到了九月九日，桓景依照師傅說的辦法，天未明起身，帶着全家人在山上度過了一天，平安無事，從些，「重九登高」這個民俗習慣，就流傳下來。

詩詞歌賦

通天曉先生：

據說唐代女詩人薛濤發明了一種「薛濤箋」，先生可否介紹這位女詩人的生平？

錦怡

錦怡小姐：

薛濤是唐代著名的女詩人、樂伎，她曾製作了一種深紅色的詩箋，被人們命名爲「薛濤箋」。

歷史上有關這位女詩人生平的記載，爲數寥寥。據「全唐詩」及「蜀箋譜」有關資料，薛濤字洪度，長安（今屬陝西）人，大約生於公元七五七至七六〇年間，幼年隨父薛鄂入蜀。父死後，流落成都，奉母孀居，後爲樂伎。她自小通曉音律，能詩文。成年後，詩名遠播。當時西川節度使韋臯慕其名，召令她侍酒賦詩，很賞識她，曾議奏請授她以「校書郎」，後遭護軍阻止不果，但時人仍稱她爲「薛校書」、「女校書」。自此後四十年間，薛濤詩名大著，當時不少有名的詩人，如元稹、白居易、張籍、杜牧、劉禹錫等，均曾與她唱和，至今仍有不少酬唱贈答的詩作流傳於世。

薛濤晚年定居四川成都浣花溪畔，「居碧鞘坊，建吟詩樓，優息其上」。她爲騰寫小詩之便，曾自己製作一種面積較小的深紅色詩箋，不料竟風靡一時，被稱爲「薛濤箋」。季匡乂「資暇集」薛濤箋」曾云：「松花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既以爲便，後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此後歷代均有仿造，它在我國箋紙史中佔有別具一格的地位。

薛濤約卒於八三四至八三六年間，「蜀箋譜」謂其卒時年七十三。其墓大概在今成都望江樓之側。至今成都尙遺有不少有關女詩人的遺跡，如薛濤故居、薛濤井等。

薛濤詩作據「全唐詩」所錄共八十八首，收在「洪度」內，此外尙有散見於他處者。薛濤詩作大都爲五、七言絕句和律詩，以酬贈他人之作較多，情調感傷，抒發了自己飄零身世及坎坷際遇，有一定文學地位。（周默、新八六一七〇）

唐代女詩人特製
薛濤箋風靡一時

爲寫小詩方便特製深紅色詩箋

知音此處

通天曉先生：

我很欣賞大老倌羅家英與李寶瑩合唱的「章台柳」，曲中主角相愛很曲折，不知歷史上是否確有韓翃、柳惜青其人，敢請先生告我。

慕韓柳小姐：

歷史上確有韓柳兩人。

韓翃別字君平，唐朝南陽人，唐朝皇的天寶末年中進士，曾經做過節度使的秘書之類部郎中，相任替皇帝起草詔書的職務。他的詩，文都寫得很好，加上他與柳惜青情投意合的相愛故事，使他在大層十大才子之中成爲最引人注目的一個。

柳惜青原是韓翃的摯友，長安一位財主李某的愛妾。天寶末年，韓翃雖負才名，爲人不拘小節，但潦倒他鄉。李某喜歡才子，邀請韓翃到他的別墅居住，飲酒作詩。柳惜青是長安有名的美人，喜歡講笑，擅長歌唱，吟咏。李某安置她在別墅居住。韓翃雖然貧窮，但名氣大，經常有名士來探訪他。柳惜青看在眼內，心裡想：韓公子將來一定會飛黃騰達的。從此，柳惜青就暗暗愛上了韓翃。

李某非常敬重韓翃，當李某了解柳惜青的心意，又知韓翃喜歡惜青，就玉成他倆，贈三十萬兩銀給韓柳二人成親。才子配佳人，一時成爲佳話。

好景不常，當韓翃回了故鄉省親惜青留在長安等他時，安祿山叛唐攻入長安，惜青担心被叛軍所辱，於是剪髮暫作尼姑，寄住在法靈寺裡。

這個時候，侯希逸在山東一帶做節度使。侯非常仰慕韓的才華，禮聘韓當秘書。安史之亂平定後，韓翃派人四處找尋惜青，並用白色熟絹的袋子，裝着砂金，寫着：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昔青看罷很傷感，寫了以下詩句回答：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小小的誤會，阻隔了他倆的團聚。

通天曉先生：

在數月前發覺在頸上有一部分的皮膚變白，面積大約有一角硬幣大，看了三次醫生，第一及二次的醫生都說是花斑癬，其後，發覺有擴散的現象，最後一次，醫生說是白蝕，並且會擴散開去，請問白蝕有沒有得醫？有沒有藥物控制呢？

四眼妹小姐：

你的情況，首先是要作個鑑別，分清楚那皮膚變白，是屬於花斑癬還是白蝕，只有弄清楚了，這樣才好作進一步之探討的。

花斑癬與白蝕，這在一時之間，確是叫人難以分辨清楚的。因爲二者均是皮膚色素減退，而且也是沒有自覺症狀的。

但是，皮膚科醫生是懂得分別的，例如白蝕之皮膚色素脫失常是白的一片，其範圍內長出來之毛髮，也會是白色的。花斑癬一般不會如此敏感的。另外，花斑癬是可以作治療的，例如你外搽一種Daktarin的藥膏，那裡應是有好處的。

（三）你可先按花斑癬作治療，若仍是毫無好處，那白蝕之可能性就大些了。另外，花斑癬是夏天情況嚴重一些，冬日時症狀會減輕。若眞爲白蝕，那在治療上就很麻煩，要由皮膚科醫生來作指導了。國產有白蘚風丸，可以試用。

白蝕對於身體，那是全無害處的。故此，若不是美容方面之原因，那實在大可不必理會它的。（梁醫生、新八六六八一）

皮膚突變
一說患斑癬
一說患白蝕
如何來辨症

心關

章台柳與韓翃
歷史上有其人

羅家英李寶瑩合唱戲曲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爲木哇人員

詳述南洋各地風俗十分珍貴

爲木哇人員

詳述南洋各地風俗十分珍貴

爪哇（今蘇門答臘巴亞之港口），港口有個沙洲，上有原始森林覆蓋着，那裡長尾猴很多。當地婦女不育，就携帶酒餚、水果、餅餌前去禱告，即有老雄猴、老雌猴（當地人指爲猴王、猴夫人）前來飽餐一頓，剩餘的由羣猴爭食。然後就有雌、雄猴前來交配給她看，該婦女受到心裡的感應，回來就可以受孕。這當然是由於有婦女前往求孕，事有湊巧偶然懷孕而形成的迷信，但由此却在毫不長人的猴羣身上產生了一個荒誕故事。據說，多少年前，這沙洲上有兩戶人家，一戶只有一個孤身的老婆婆，一戶有男女三百口。這三百口的一家，個個頑劣異常。一天，有個瘸腿和尙到沙洲上化齋，遭到三百口男女的咒罵戲弄，這時另一家老婆婆布施了他。和尙就要求老婆婆給說水喝，老婆婆給了他，和尙接過碗來喝了一口，就向辱罵他的三百口男女猛噴過去。說來奇怪，那三百口男女一下全變成猴子。只有老婆婆沒有變猴子。所以那羣猴子是壞人變的，還多少有些通人性呢。這傳說是教育人們應該尊重有道高僧，不見於鄭和隨從人員寫的書裡，而是鄭和身後，當地人仰慕鄭和而編織的神話，後來又經人採拾記載下來。

在爪哇的邦加地方，海邊有一塊大石，石上面有一塊凹形，很像脚印。傳說鄭和在這裡經過時，看見這是個好地方，便站在這石上使了點仙法，立即從海中長出一個島來，就是現在的邦加島。沒有這個島之前，這裡還是一片海水呢。他在這石上站立很久，所以留下了脚印。

還難（泰國）把每年舊曆十月十五日叫「聖日」，貯存河水，可以久存不壞。據說每年這一天，鄭和必下藥於江河，所以這天的河水可以久存。本地人還實行水浴，據說可以澆水治病，也是鄭和教人這樣做的。

滿剌加三寶井，據說是鄭和挖掘。當地人成羣結隊用水冲涼，說是可以治病延年。

這些，看來都是牽强附會的傳說，但恰好說明鄭和的遺愛是多麼深，由此可見，人們對鄭和的思慕之情眞是歷久不衰啊。（能業、新八六六一八三）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

通天曉先生：

鄭和下西洋聞名中外，不知他有沒有像馬可孛羅一樣著有有關海外見聞的會籍或紀錄？

龍生

龍生先生：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推動了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中國人也從此開拓了視野，隨同下西洋的二萬七千人第一次踏上了遠去中國人從未到過的陌生的國土。鄭和船隊輪製了「航海地圖」。隨同鄭和的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巽珍著「西洋蕃國志」，都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記載了航海知識和海外見聞。

這些海外見聞，是當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海外奇談，其實當時都是忠實紀錄。正因爲馬歡等人并不是文學修養很高的文人，在那平實質樸的文字裡，更使我們仿佛直接觸到那些奇風異俗的傳說。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這類奇談式的記載，恰好彌補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尙處於史前時期的歷史空白。

如寶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其時爲一獨立國，上屬交趾）說國王修佛教。戴三山金鍛花冠，穿五色花布長衣，下圍有色手巾。出入騎象或坐車。臣下戴以麻葉編成的帽子，穿有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手巾，赤脚。

爲木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中部），說它國內無刑律，無歲答罰酒，有賊就殺頭。犯有殺人罪的人逃匿三天捉不到，就赦免。人死了，一種是火化，一種是葬水（水葬），一種是大食（讀野狗吃掉）。父母將死，兒子請問父母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照辦。如遺言希望大食，兒子就把屍體丟到野外，讓野狗吃，吃光了兒子高興，吃不光兒子就傷悲，再號奚着把殘骸扔到海裡去。有妻妾殉死的風俗：火化時，造一座木塔，周圍堆滿木柴，把死者的棺材放在木塔上，點火時，妻妾滿頭插花，披五色的花布，號哭着跳到火裡一同焚死。